LIBRARY
NOV 16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65
Z7W8
v.3

[redacted]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1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shangshuyinwen03wush

起數句是張子西銘所本

尙書因文卷第四

長葛武士選學

周書一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敘案）

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探○源○星○宿○高○唱○而○來○）

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入脉）

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商○根○ ○實○罪○ 承降○災詳寫）

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上下○四字句中忽間以長氣○長句飽雄力）

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健○ ○抱○天○字○提轉）

接法卻是揷法

夾入觀政一層不惟文勢錯綜并見伐紂不得已處

中峰振起方不入于平衍

時弗可失是民在水火收

將天威大勳未集（忽歇、接軸）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仍在前路跌宕）

政于商（提進一層）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

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旣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描寫驕淫）

（暗藏轉線）

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挖天民提轉）

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正落本身）

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斷接）（續 卽人心以見天意）

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正頂）（反折）

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正轉）（不脫文考一層）

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挖定天民收束嚴整）

必從之爾尙弼予一人永淸四海時哉弗可失（勉有衆）

之宜迫非功利語

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玆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亡。歷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爾。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于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爾。○又曰。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獨得此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伊川程子謂無觀兵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爲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于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

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說者將聖人心迹做兩截看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開手就天民將亘古君道揭明則商受褻天虐民不容以不伐伐之者應天順人并有衆亦不可以不恪矣建瓴屋上自順流而下開後人高唱而入法門堯舜敬天勤民湯武應天順人原是一脉相傳天民二字不但為此篇眼目下數篇皆本此闡發文不整齊則不大不錯綜則不奇起處標明天民二字下敘處逐層挹定自是正正之師堂堂之陣乃數紂罪斷作兩層寫伐紂亦斷作兩層整齊之中而錯綜寓焉故規模堂奧雖與胤征湯誥相似而變化要自不同

前篇數受之罪訖于罔有悛心故此以惟日不足起化之因其日久文峯中立一篇之鎖

泰誓中

敘、案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

（述○古○開○局○　入脈　○惟○　○日○不足　加倍寫法　起、天、字○藏、轉、線　○扼○天○民○　○提○轉　○斷　○續　四謂字縱○橫、排奡寫盡○委、天情態　○扼○定○天○民○正○落）

不服佑命成湯一層

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承必克申寫）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即民情以驗天意應臣下化之）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溯本身）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勉衆士）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咏嘆送尾）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吳才老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林少穎曰考之孟子疑此二篇必有所增損潤色其字大抵相同其意旨則有不同者蓋康誥伏生所傳泰誓孔壁續出孔氏爲隸古定其間

必有不能曉而以意增損者則今泰誓康誥與
孟子所舉不同者以此
閻百詩曰古人文字多用韻不獨周易老子爲
然其與人面語亦間以韻成文堯曰咨爾舜一
段躬中窮終韻協太誓曰我武惟揚一段揚疆
張光韻協

與上篇同是靠定天民而運用不同上篇開手
提出從源頭立論此到中間提起如大江東去
汪洋中忽然湧出奇峯非僅避複緣起處意承
前篇在文勢固應爾也其斷續離合處又別是
一種境界　論語引雖有周親四句朱子于百
姓有過二句未註王方麓紹聞編曰百姓有過
二句與成湯萬方有罪二句意同故註不再說
與今蔡氏書傳中說不同顧亭林曰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凡百姓之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
率典皆我一人之責今我當順民心以誅無道
也蔡氏謂民皆有責于我似爲紆曲愚按紹聞
編意在遵朱其駁蔡處尙渾顧說援引戡黎確
然明劃但尙嫌其遺近而舉遠也篇內臣下化
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即

所謂百姓有過也。以經解經。血脉旣前後貫通。與論語亦不相背。○閻氏所論古人文字多用韻。良是。然尚嫌其有脫畧處。按此篇惟受罪浮于桀節。良行傷王祥。亦是韻協。何爲遺之。

誓中四謂句已透起狎侮五常故此以天有顯道起

連用兩斷一波未平一波復起

泰誓下

（敘衆）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逆天道開局）（入脈）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天結怨于民（詳寫自絶結怨）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之實）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句法變）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換長短相錯）上帝弗順祝降時喪（肥天道拔轉）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正落）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斷接）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續）（再斷）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續）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

此篇所謂臨事而懼下篇乃是好謀而成

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

○上○巳○敗○訖○又○起○二○波○就○文○考○反○對○翔○侮○前○顧○誓

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

上○後○開、收、對○

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

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時金華曰湯放桀止于湯誓一篇武王伐紂泰誓乃至三篇湯伐桀之後止于湯誥一篇武王伐紂之後牧誓武成五誥非武王之德不如湯風氣之變也且伊尹之放太甲當時無有疑者至武王之時周公攝政管蔡遂流言世變之日流如此矣

金仁山曰愚按湯武之事均為應天順人而事勢不同湯創業之初武承已盛之業湯舉事於天下望商之際而武王舉事於諸侯從周之餘鳴條之戰惟亳邑之衆而孟津之會合諸侯之師事勢不同繁簡宜異至若紂浮於桀周文於商其為古今之變固不待論然泰誓三篇雖

或出於當時之潤色要皆武王之意今觀其書上篇發明以君道爲主首尾一意中篇首尾不同大意以天命爲主下篇以善惡之類爲主又開說天人之應其書明聲決非後世所能附會武王之心光明正大豈必效後世同互之語哉讀書者知此此當有見矣

此篇亦是就天民發揮開局揭明尤與誓上相似而其實不同者誓上就根源處說此篇就發見處言且合三篇大勢論之誓上大會誓中羣后師乃畢至誓下去牧野不遠勝負在即天民是藥于筆使尤宜提起故也其斷續離合文自成一番法則 按三篇皆以斷續離合運局部無一處相複蓋古人文成法立隨筆所之或虛或實或起或伏自成妙諦如風雲變滅頃刻萬狀令人不測若執定死法以爲何處宜斷何處宜續又非所以擬古人矣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變化不測之謂神

點綴兵器敘法便與前三篇不同

誓下數受之罪歸根于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故此以牝雞之晨起

牧誓

敘　案　先略　後詳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

逝古開局　妙喻

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

入脉　一句領以下勢如建瓴

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

乃字打轉連用

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

五是字　俾字

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

接下語勢方住　接軸　扼定天字

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橫列三排而末以一句勒定排處見橫勒處見勁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此告以坐作進退之法　戒其輕進）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此告以攻殺擊刺之法　戒其貪殺）

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此勉其武勇　戒其殺降）

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金仁山曰荀卿氏謂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然而湯武之仁義則有以該桓文之節制吾於牧野之事見之上篇中篇其誓止於外濤四海時不可失立定其功以克永世下篇登乃辟殄乃讎則爲周人言之不遹有顯戮皆自勅其士臣之辭非所以施於不期而會之諸侯也至於牧野則商郊也一人不謹易以敗事故上下均于誓而爾所不勉其于爾躬有戮則臨戰之法不可以貴賤異罰也

郝楚望曰帝王之法至周大備帝王之道亦自周寖衰同伐也商放而周殺同誓也商謙而周倨升陑之事湯猶以稱亂自疑牧野仗鉞秉旄

氣象直往矣。湯誓于桀。猶稱夏王有夏夏氏。牧誓于紂。則直斥受矣。二聖氣象較殊。世運隔六七百年。亦相遠。故辭氣迥別如此。

按此篇直截明快。不多作曲折。與前三篇迥殊。非是文不出于一手。以體勢到此。自應爾也。蓋前三篇揭明天民。主于開導人心。故須曲折詳盡。至此則兩軍相當。兵刃將接。生死存亡。介于呼吸。非謹之又謹。詎能保一無所失。即仁暴攸分。我商必克。而迎擊來降。亦非所以為王者之師也。故此篇全以訓練兵法為主。○自牧誓出于今文。泰誓出于古文。篤信今文者。遂盡薄古文以為偽。愚嘗細按泰誓以至牧誓皆文理接續。血脉貫通。若果出兩手。相承處何以水乳交融。輕詆古文者。固未可盡信也。

接牧誓宜從厥四月直起又遡惟一月壬辰追敘者爲伐商原始且見一戎衣而有天下也

戴記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大廟示不敢專也

武成

敘案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

提明

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

呼羣后衆接受命于周

歷敘周家世德因祀後而封有功是自然起

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

法

落本

舊解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俱連讀下統作致禱之辭按山川不得與天地並敘且惟爾有神無作神羞等語以告山川則可以告天地則不可也

事接特筆渾敘山川連

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

下讀詳敘 有道曾孫四字從上段來

敘致禱以天民爲主

敘戰事亦以天民爲主

致禱竟此住

挽天字頓挫

節民情以驗天意

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敘反商政順八郎以應天　入受命于周　數句是歸宿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呂東萊曰武成見武王有取商之規模有定商之規模取商以至公大義定商以常典成法

朱竹垞曰召誥顧命皆今文也其書日之法同召誥三月丙午朏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若翼日乙卯越三日丁巳越翼日戊午越七日甲子顧命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其云越三日者中止間一日越五日者止間三日越七日者止間五日若武成則不然丁未祀于周廟之下乃云越三日庚戌律以召誥顧命書法則當云越四日矣史臣繫日一代不應互異若此吾不能不疑于武成也

武成一篇先儒多以為錯簡蔡傳因有所更定

愚嘗合書之前後考之覺字句雖間有可議而其次第固不必動也按成湯伐夏誓止一篇克夏後尙有湯誥武王伐商泰誓三篇繼以牧誓克商後何至無誥兄周之諸侯與商不同觀後武庚不靖淮徐咸叛則武王得天下之初斷非安享太平而不有以申誥之也且古史各自有體商周每事專記已不盡同于虞夏史臣如欲從堯典統記之例則自惟一月下必將四誓一插入其中敘事議論相間成文合武成而渾爲一篇亦何至特書四誓于前武成後又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爲一書郊蔡傳考定武成所云也竊按原書次第受命于周下緊接王若曰嗚呼羣后其通爲告諸侯之詞無疑特記者于篇名中省郤誥字耳文或謂王若曰以下固是告羣后之辭兼敘其致禱之辭亦與湯誥相類但此辭郤無結煞處只是敘其功烈政事之美按一戎衣而先之以侯天休命卽湯誥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意乃反商政云云初非自誇言一遵商王之舊不敢紛更卽湯誥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數句意列爵惟

五二句下建官惟賢數句作與諸侯交勉之辭看即湯誥凡我造邦數句意況民食喪祭論語引之謹權量二節亦無不括乎反商政中何云無結煞處至字句之不檢時日之有舛或當時記載偶誤或後世傳寫失眞俱不可知竊謂讀是篇者須連前數篇參之按定規模作武誥看而畧其累句以想武王欲與羣后共治天下之心則于聖人之身分經文之位置俱可以有會矣○按武成雖與湯誥相類而時勢不同湯于諸侯仍有夏之舊武則因百工受命大封于廟列爵惟五二句正命之之實周頌詩序云賚大封于廟也鄭箋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樂記言將帥之士使爲諸侯皆與此合○大封功臣自敘處獨多敘賞功處反少此非自誇其功烈蕆事之美乃步步以天民自禀欲羣后就國者日以天民爲念也建官惟賢六句正告以敬天勤民之實

蔡傳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

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

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烈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敘事太多。入王言後太少。前既頭重。後亦似結束不住。按之全部尚書。體裁初不相類。此如後人得前人舊宅。因其木石而整頓之。雖自喜完好。而謂木石所位置。一一皆前人之舊也。則恐未然。○舊本武成。前事皆從王言敘出。實處能空。如黃河之水。沙石俱下。雖不免泥滓。而勢自洶湧。蔡傳塡入敘事。則筆不能動矣。王言後嫌舊本不融洽處。亦未見融洽。○此篇前有四誓。後有洪範。未作史臣撮敘數事以美武成看。終少味。

歸熙甫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徐云如此移接無疑）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徐云本○是一片移○甚不得）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

（徐云亦○移畫不得○）
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
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徐云尢○）
（分畫不○得）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徐云巳、）
（上敘王○言、下、敘戰事）
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
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徐云敘）
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戰後事○）
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
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徐）
（云入此、有倫有脊○）
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
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

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徐云列爵分土八句正所謂受命于周移置不得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歸熙甫云余所考定如此只移得厥四月以下一段文勢既順求無闕文矣汪玉卿嘗疑甲子失敘蓋先儒以漢志推此年置閏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本無可疑也

歸震川自喜其所定武成退山徐氏因附刻于經史辨體中余竊以爲于經有大不順處伐商而即呼羣后是奉誓之前文添一誓也況斯時孟津未會步自周下羣后將何在乎且惟先王建邦啟土一段議論自祀廟後言之則爲子孫有善讓歸祖父于伐商初言之是將周家歷世積功累仁俱看成覬覦神器陰謀併爲子孫謫其祖父援之理法時勢無一而可不得以論出

震川而爲之諱。

汨陳五行不知有天何知有民實由不知有我

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初次者禹次第之文也

惟天陰騭下民成變化而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

天民我三字從王言透出問重而對自不得不

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

詳、以溯源爲開局

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

奪其魄

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痛其衷　重落　提綱一五行一不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

言一用一無一適而一非一用一也

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

皇一極一不言一數一非一可一以一數一明也

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

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

下詳其目　自然之序

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行鬼神五行是我與民所同出

五事本之五行乃我與民同賦於天者而意重在君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

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

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

皆君不容以我自恕處

八疇皆詳言疇獨皇極一疇不言所以爲皇極而遽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本然之性）（以德言）（必然之味）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固然之序）（未發之德）（已發之用）（由五事而後有）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八政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正我使彝倫攸敘處）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欽若昊天是敬授人時之本）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民）（臣）（化於身教）（民）

言皇建其有極云云蓋自五行至五紀卽聖人以我建極教民者非於是數者之外別有皇極也

敷言用韻蓋詩體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同一機韻補古義字皆音俄周官註亦音俄故古文尚書本作無偏無頗以遵王之義以

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
○咸○於○
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
○政○教○、上、民、下○臣、中、用二○紐臣
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
俾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
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
○上古文○連○用○紆、折○逆○筆○此○忽○用○
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
○韻○順○筆○數○揚○詠○嘆○淫○泆○
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
○音○便○
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
○上○不○注○明○倒○求○出○皇○極○之○敷○言○贊○得○體○得○勢○
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
○又○叠○凡○厥○庶○民○句○故○作○錯○綜○法○ ○得○於○言○教○
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叶俄音唐明
皇以義字音
爲乂改頗爲
陂以從今音
古音遂湮沒
矣

三德以德行
權皆敬天勤
民非有我之
私

皇極三德後
次以稽疑因
天民繫懷不
敢恃我而勇
於自用

民之賤得與
卿士敵者貴
者未必謀慮
長故通以民

○又○申○民○之○頌○言○宮○甚○ ○ ○皇極以○體常三德○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
以盡變○ ○以上○是○三○德○之○目○此○下○釋○三○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
○德○之○用○○○○○○○○○○慶○賞○○○刑○罰○
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
○○珍○異之奉 ○甚言人臣僭上
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
之○患 ○ ○
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
○ ○ 蓍龜至公無○私紹天之○明故○卜筮○者
忒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
○亦必○擇至○公無○私之○人而○建立○之 ○推人○事
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
之過差 ○ ○ ○ ○、詳、序、法、○
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
、、、、○、、、、○、、、、○ 抽序○
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
法○ ○ ○ ○ ○ ○
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

爲一且庶民旣衆合衆情可否乃得仰叩天心也故民次於卿士後

稽疑以人而聽天庶徵乃天之確然懸象示我著蓋天人感應捷於影響休咎之徵皆若其五事之所行十若字有味

休徵言歲月日者總於大

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

水。火。木。金。土。五者。以

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

時至 過多凶 過少亦凶

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

嘉美之徵

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

過咎之徵

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

君

臣兼休咎責臣而君愈重 此休徵所感之效

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

也咎徵言日
月歲者著其大
小也

庶徵驗之於
天福極實被
諸民觀彝倫
之敘與不敘
益以考在我
極之建與不
建

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 此咎徵所致。
之害 ○民○
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
○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故○但○以○月○之○從○
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
○星○喻○所○以○從○民○之○欲○如「何」爾」。
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
樂其道。 順受其○正」。 橫
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
○天 心○不寧
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會南豐曰。人君之於五行。始之以五事。修其性
於己。次之以八政。推其用於人。次之以五紀。協
其時於事。次之以皇極。謹其常以應天下之故。
而率天下之民。次之以三德。治其中不中以適
天下之變。次之以稽疑。以審其吉凶於人神。次
之以庶徵。以考其得失於天。終之以福極。以考
其得失於民。其始終先後。與夫粗精小大之際。
可謂盡矣。自五事至於六極。皆言用。而五行不

言用者自五事至於六極皆以順五行則五行之用可知也虞書於六府言修則箕子於五行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是也虞書於六府次之以三事則箕子於五行次之以五事而下是也虞書於九功言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則箕子於九疇言庶徵之與福極是也則知二帝三王之治天下其道未嘗不同者萬世之所不能易此九疇之所以爲大法也

項容齋曰五行天之綱也五事人之綱也八政人之紀也五紀天之紀也四者皆道之體治之所由出也三德決於人也稽疑決於天也庶徵驗於天也福極驗於人也四者皆道之用治之所以成也就兩截言之又以前四者爲綱後四者爲紀也合而言之皇極爲綱八者又皆爲紀蓋皇不立極則八者孰秉之哉

真西山曰堯遭洪水使鯀治之鯀不能因性順導顧乃隄而塞之以激其勢水既失性火木金土從而汨亂蓋水者五行之首一行亂則五者皆亂矣五行天之道鯀汨而亂之則逆乎天矣故天動威怒而不與以大法九疇禹繼而隨山

濬川行所無事而水患以平天乃以大法九疇與之神龜負文出於洛水龜所負者數爾大禹聖人心與天通見其數而知其理因次之以爲九類即今九疇是也初一至次九即所謂彝倫也五行者天之所生以養乎人者也其氣運乎天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匱其理則賦於人而爲五常以天道言之莫大於此故居九疇之首五事者天之所賦而具乎人者也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性之本然也必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五者治身治心之要以人事而言莫切於此故居五行之次身心既治然後可施之有政食貨生民之本衣食既足不可忘本故有祀焉司空居民既得其安矣又有司徒之教焉教之而不從者又有司寇之刑焉接遠人以禮而威天下以兵凡此皆所以厚民生故曰農用八政民政既舉則欽天授人有不可後於是繼以歲月日時星辰歷數之紀推步占驗必求以合乎天故曰協用五紀皇者君之稱極者極至之義標準之名位乎中而四方所取則也故居人君之位者由一身而至

萬事。莫不盡至。而後可以為民之極。建者。立之於此。而形之於彼之謂。故曰建用皇極。至於正直剛柔之施。又必覩時之治否。因俗之強弱。君當攬權。無使威福之移於下。臣當循法。無使顛恣而僭乎上。為治之道。無越乎此。故曰乂用三德。國有大事。必先詳慮於已。而後謀之於人。人不能決。則又諏之卜筮。以決之於天。天人相參。事無過舉。所以保其極而不失也。故曰明用稽疑。五事之得失。極之所以建不建也。然何從而驗之。觀諸天而已。雨暘燠寒風。皆以其時。則建極之驗也。五者常而無節。則不極之驗也。天人相應。若影響然。人君所當念念而致察也。故曰念用庶徵。皇極建。則舉世之人。皆被其澤。而五福應之。故堯舜之民。無不仁且壽者。此人君之所當嚮慕也。故曰嚮用五福。皇極不建。則舉世之人。皆蒙其禍。而六極隨之。故桀紂之民。無不鄙且夭者。此人君之所當畏懼也。故曰威用六極。洪範九疇。六十有五字爾。而天道人事。無不該焉。原其本。皆自人君一身始。此武王之問箕子之言。所以為萬世著龜也。

董季亨曰天地之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聖人不能違也天地以其氣生育民物而理行乎其中聖人以其理修已治人而氣參乎其上大抵一二三四皆經常之疇法天以治乎人者也六七八九皆權變之疇即人以驗諸天者也而五皇極一疇則守常制變之主與天爲徒爲民之則者也伏羲本河圖而畫八卦八卦一陰陽也神禹本洛書而敘九疇九疇一五行也然易不言五行範不言陰陽蓋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洪範法之大不出九疇外則彝倫道之常即在九疇中矣舍是何以敘彝倫哉

歸震川曰九疇若無統紀而義實通貫皇極居中以前四極會爲皇極後四極皆皇極之所出五行天道之常五事所以修己八政所以治人五紀所以欽天皇極之道盡於是而後以五事施八政而時用其鼓舞之權則謂之三德謀及乃心卿士庶人而命龜諏筮則謂之稽疑察肅乂哲謀聖之應則謂之庶徵以皇極斂福則有福而無極前四疇責之於己治道之根本後四

疇。取之於外。治道之枝葉。於皇極言五福。於庶徵言五事。其可見之端也。敬農協建乂明念嚮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下只敘其目而演之。要無出此五字之中矣。敬者心之宰也。敬則爲肅乂哲謀聖。不敬則爲狂僭豫急蒙。敬之用非他也。得其恭從明聰睿之則而已矣。

鄴楚望曰。箕子初語微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武王誅紂。能訪之以道。故授之洪範。今讀其書。略無一語及商周間事。亦無稱功頌德之文。但爾汝相告。直陳所見。可謂不降其志者矣。方其與文王并囚。文王演易。箕子演疇。其志同。文王困於外而亨於內。箕子外有大敵。內事昏主。爲文王易而爲箕子難。卒能以艱貞濟於明夷。此夫子所以與文王並贊與。謂之洪範何也。天地人物。古今治亂吉凶之理。無弗範圍也。至因錫禹洪範九疇一語。遂謂疇數與洛書合。以五行五事分配。甚之以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牽强補湊。則劉向父子之學。不免於鑿矣。洪範之書。起於禹而箕子傳之。聖人神明斯道。必天佑之而有以啟其衷。故箕子以爲傳之自

禹。而禹得之天。漢儒說經。多用緯候之書。遂以爲天實有以畀禹。故以洛書爲九疇者。孔安國之說。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者。二劉之說。以藏九履一爲洛書者。關朗之說。關朗之說。儒者用之。然箕子所言錫禹洪範九疇。何嘗言其出於洛書。禹所第不過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章。從一而數之至於九。特其條目之數。五行何取於一。而福極何取於九也。洪範之義甚明。而儒者以洛書亂之。其始起於緯書。而晚出於養生之家。豈聖人不語怪之旨哉。

疇雖有九。其大要祇三。曰天。曰民。曰我。前四疇將天人之理揭明。大局已定。五皇極乃八。君以我實致其功。使之彝倫攸敘。處三德以盡變。後三疇又皇極以之自考。而不敢稍寬於我也。波瀾一層擴一層。意思一層緊一層。與堯典禹貢是尙書中三篇絕頂大文字。

慎德二字通篇之骨

短兵相接排語中以反正闡之故動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

一篇唱而來開局起

脫

緊射貢獒轉向賓位中

接最工遠勢

上是舉現成作樣下詳

申其所以然

四句就人說

一二句就物

說

揭出道字慎德之

骨

愈說愈近稍不說破

人

到底空說絕
不粘煞武王

物雙收　　咏嘆送

邇物則邇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

○居○○○言○之○纇累○纇累○

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正收○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林少穎曰范內翰曰聖人能從諫於未然賢王能改過於已然太保因旅獒而作訓武王慮已而納之是從諫於未然之時也

董季亨曰前則告以慎德昭德後則戒以喪德累德然其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雖不待其說而旅之獒可以不受吾之訓不可以不從固已明矣聖人不以細行而不謹大臣不以細過而不諫此古者所以君明臣良後世鮮儷也

西旅貢獒在武王尚未見必受也太保身係大臣固不可漠然坐視亦豈容直作唐突看他舉明王作則先陳其事後詳其理于貢獒本事絕不粘煞其不可以受早已隱然言外孟子云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讀此應有微悟

二年上冠以既克商三字見武王一身所繫之重
周公自言祗一句餘俱納入冊祝中說不惟觸駁有法且文類事隱存本段只完部金縢之書四字在全局早于不結構處暗藏結構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書法）（以二公陪）（提）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周公）（心地渾然一天）（細寫周公之德）
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自然色澤）
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
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欲代其死）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仁順祖考）（而爲是言非一）
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係之重感動三王在此數語）
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言武王所）
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

中流安穩倏爾蹴起大波

是散行與前段卻遙相對仗

突接硬轉古文神力全在此處

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

（稱爾稱我無異童稚之語其親純是一片天機）

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

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

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

（淡卒將請代事了都忽斷）

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

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

（提周公仍帶二）

（公心地渾然一天細寫周公之德）

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

（自然色澤）

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

（虛歎又斷）

（奇情陡起）

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

（極力形容）

（忽續）

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

天然結搆事有神助文亦遂有神助

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爲主亦

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以二公陪 八字中三折

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天牖其衷

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通篇大指從王口中揭出 作親

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迎 迎周公結案并繳清天道

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帶收二公路繳

熟

王方麓曰金縢一篇周公之事首尾明著以旦代某之身一爲周家大業一亦爲成王之幼也至誠感天王翼日乃瘳又四年而崩成王纔年十三耳武庚三監猶且有變使武王遂喪于克商二年之後則意外之變何如哉故周公與太公召公同心同德以身任天下之重而豈知管

蔡不平于旁武庚何釁于下雖然以順討逆在王室自有大義存焉在周公則身被流言有引避而已或以成王終不悟爲疑未足以知聖人之事也天理人事不間毫髮周公之事人事已無不盡王心亦必同矣而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又適相參合孰非周公至誠之效哉至于致辟之事則大法在王室大義在天下非周公之事也

古文之妙全在斷續而敘事一體尤以出沒變化見奇如此篇王翼日乃瘳下陡接武王旣喪並不知與前文何涉王亦未敢誚公下陡接秋大熟云云又不知與前文何涉直至以啟金縢之書一筆續出下乃兩事併歸一線如羅浮兩山以風雨爲離合怪怪奇奇眞是令人不測要之奇談仍是平理開手敘周公爲王請代其德渾然一天中因流言之變其德弗彰雷電以風天特動威以彰周公之德耳惟德動天又何疑焉然則爲文而不至于奇平鋪直敘不可以言文好奇而不規于正牛鬼蛇神亦不可以言文也此篇不惟斷續見奇其虛實位置尤爲大

妙蓋周公為武王請代因成王啟金縢後始得顯出在前此非惟世所不曉即二公亦不與知拙手為之定要于此處詳敘周公如何為武王代死是不惟文傷直致而事體累贅運掉豈能自如作者妙將此事位置于前至啟金縢後祇以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一筆了卻則不但文有出沒亦省卻無數葛藤矣此古人布局立格煞有匠心處。文得賓主相形便不坐困寂寞此篇前兩段周公主也二公賓也後段成王主也二公亦賓也然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則不惟二公為賓即成王亦主中之賓也識得主人翁方不迷于所向。我之弗辟句非漢孔氏以為致辟于管叔謂誅殺之也蔡傳非之辟讀為避于義較長然亦祇照得居東一截謹按太甲有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句則此弗辟云者即所謂我弗克左右厥辟也不過省卻數字耳是自罪之詞既上承不利于孺子下文居東為詩貽王亦俱照得及

不忘大功通篇之骨

未蠢以前早墊一層以見卜之不可違

大誥

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討之大誥天下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起○勢○婉折）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先用反筆頓出天命○承轉）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提前人壓○頂○標）茲不忘大功（出大○功○以○見○天○命○之○弗○僭○）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從○寧○王○轉○出○寶○龜○）紹天明（○龜○武○功○天○命○卜字併歸一線○）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

□害不違卜
而言以著其

不忘大功　卜陳若茲
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
正落　遊接
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
醒出當日情事即蹴起通篇波瀾
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
承轉
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沖人永
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
不遑遺責之先代爲
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
設爲托辭代爲匡救用筆婉妙
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
承轉言無望于爾祇剩一予
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
卜字又墊一層一噴一醒　天命與
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

不可違
因上考翼不
可征之言專
呼舊臣而告
以天意
瀆人謂禍亂
之作天之所
以開聖朗祖
此閟毖成功
之說
力破艱大之
說以本身相
形見予道在
我雖艱亦不
容諉

○卜○併○歸○之線、不○敢○替○命○正○不○忘○寧○王之、勤○○趁○
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王曰爾惟舊
○勢○直○喝○筆○力○警○動○○○○○○否閉艱難乃
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
○我、成、功、所在○○、、開諭誘導
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
○輔以誠信○之言考○之、十、夫、可見○武○王○之大
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
臣○即、舊、人○、、、頻、喚舊人○
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
○以○媿之○、繫承予曷○敢起○
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
○波○瀾○横○生
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
○注○射○舊○人○妙
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
○、正落本位○又○喻○起
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
、、跌○入舊人
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

責之以義力破不可征之說

美上均日吉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本我何敢不終我田畝乎天之所以喪殷而眷周者亦惟欲休美于前寧人也而予曷其至善之卜而敢弗從乎相對爲義

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郎以寧王前事相形）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跌本位）惟大艱（轉入）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本身見天命不易亦用喻）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詞嚴義正）天亦惟休（雙調）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東天命）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仍歸）卜陳（勸吉卜）惟若茲

蔡氏曰案此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天命下述得人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家國之興喪懇惻切至不能自已而反復終始乎卜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

當合為一節舊錯將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句割在下節之首則天亦惟句語意既未完而以曷其為曷敢又云敢不從爾亦嫌添設隔碍且曷敢用卜與下刱今卜并吉尤無脈絡又初非全篇重卜之大意也今謹按經義參定

與於此哉。

孫月峯曰、周公以流言避居東、管叔畔、成王誅之。是時紂子武庚尚在也、及王感風雷之變、迎公歸。東方徐奄諸國、又以武庚畔、公乃大誥天下。奉王東征。時管叔已死矣、朱子誤以此行為討管蔡。且疑其辭緩不切、徒歸重卜筮、豈知武王周公之心者哉。武周惟不欲殄紂子也、故處之舊都、及管叔畔、徐奄又畔、雖欲存之而不可得矣、蓋武王受命晚、周京僻在西陲、朝歌以東薄海五十餘國、尚觀望二主間、武庚若在、天下尚未可平。徐奄方指名稱復、故不得已而折之以卜。示之以天意、以為緩而不切、特未之思耳。武庚誅、微子即封、聖人之心可見也、當紂未亡、人心怨咨、故牧誓之辭簡而直、及紂既亡、人心思舊、故大誥之辭詳而婉。○殷周不兩存、天下之大勢也、此意難於播告、故更端反覆、但言成就先業、事非得已、而聖人之情、已默喻言外、然必歸之卜、何也、古人於衆志所阻、則假鬼神以通之、所以決疑成謀之權也、後世人主、不務修德而徒恃枯骨朽草以眩視聽、不亦謬乎。

方望溪曰昔朱子讀大誥謂周公當時欲以此聳動天下而篇中大意不過謂周家辛苦創業後人不可不卒成之且反覆歸之於卜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嗚呼此聖人之心所以與天地相似而無一言之過乎物也蓋紂之罪可列數以聳人聽而武庚之罪則難爲言所可言者不過先王基業之不可棄與吉卜既得可徵天命之有歸而已夫感人以誠不以僞此二者乃周人之實情可與天下共白之者也其於武庚則直述其鄙我周邦之言未嘗有一語文致其罪其於友邦君第動以友伐厥子之私義而不敢謂大義當與周同仇也非聖人而能言不過物如是與不惟此也周初之書惟牧誓爲不雜武王數紂之罪惟用婦言棄祀事而剖心斮脛焚炙刳剔諸大惡弗及焉至於暴虐姦宄則歸獄於多罪逋逃之臣故讀牧誓而知聖人之心之敬雖致天之罰誓師聲罪而辭有所不敢盡也讀大誥而知聖人之心之公審已之義察人之情壹稟於天理而修辭必立其誠也然大誥之書自漢至宋千有餘年讀者莫之或疑至朱

子而後得其間。是又治經者所宜取法也夫。紂雖無道。武庚未聞失德。成王以沖幼之年。不能蒞政。晏然人上。是時而謂周所取之天下。武庚必不宜與之爭。非獨殷人不服。即周人亦不能無疑。寧定不忘大功。敷賁敷前人受命。則武王所有之。天下。成王不可不敉寧紂之天命已。絕。武庚不得藉口于相嗣矣。然必歸之于卜何也。蓋周初以卜而興。豈今日卜而可違。況卜以決疑。則予得吉卜。正驗天命弗僭。篇中所言。皆當日情事對眞處。初非緩而不切也。其行文節奏。俱是先說舊人。而後以已意相形。政如一波未平。一波復起。

崇德象賢一篇之骨

此言先聖德賢之實

此言崇德象賢而今所以建立之意

微子之命

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于宋以奉湯祀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述○古○詞

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

○脉○先○細數成湯

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俯○合微子

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

○美其素行　○接○轉　○嘉其

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

現在是正文

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

○接○轉　勉其將來作收句

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

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

詠嘆送尾

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

朕命。

王雙溪曰、泰誓牧誓、言紂之失至于再三。與周之友邦及從征之臣言也。酒誥言紂之失、亦無所隱。兄弟之間相與言也。至多士多方、言紂之失則畧。與殷之遺民言也。微子之命、並無一字及紂與武庚之事。不可對商之賢子言也。而推言湯之聖。微子之賢。其言有體也哉。

眞西山曰、此非特得誥命賢者之體。蓋武庚之罪、當行天討。微子之德當加天命。非有一毫喜怒之私。故其辭從容和平。畧無忿疾之意。於此可見聖人之心矣。

姜上均曰、崇德象賢、舊謂崇德爲王朝崇先聖王之德、而以下文乃祖成湯節應之。象賢則爲後嗣象先聖王之賢、而以下文踐修厥猷節應之。然按崇德象賢四字平列爲一句、乃以一句中之上二字屬王朝說、下二字屬後嗣說、句理殊未順。而以統承先王以下承接二義、亦復未協也。今體上下文義、崇德象賢、合皆指後嗣。故下以統承先王各句接之。崇德、謂其後崇先聖

王之德以性體而言象賢謂其後象先聖王之賢以事實而言禮典禮物文物賓以賓禮遇之也言考古制凡後嗣有崇先德而象其賢者則使承先世之大統以奉其祀而且修其禮物而不使廢以備一王之法作賓于王家而不敢臣以肅百僚之望與國咸休以至無窮盡先王之心公平廣大初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為子孫害也成王命微子而首述此以發其撫助愛養之意其氣象為何如哉

起數句大意已盡下祇入事詳說便覺情意往復纏綿不盡歐陽公學古文全于此處得力○崇德象賢四字蔡傳舊解予素節疑其扭揑讀丹陽姜氏所辨乃嘆前輩先得我心

呼法不與他
篇一例
因明慎乃以
新民因新民
乃以新命因
新命乃以受
命因受命康
乃分封一氣
滾出黃河落
天走東海

康誥

敘案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

○從○文○王○高○唱○而○入○ 四字上篇之綱○

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

○民○字○着○眼○

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

○滅○殷○稱○ ○無○

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

○文○王○不○敢○以○爲○已○功○也○

○限○低○徊○○重○落○ 、緊接

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

醒民字 、祗、遹、文、考、三層 ○、敷、求、殷、先、

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

層層轉緊俱明德以爲新民之本

君以民爲體新民乃明德分內事民不新皆德之明有未至

新民爲明德之終宅命乃新民之驗

此下言愼罰以求新民之用詞繁不殺緣罰乃不得已而用之意

哲丶王○二層　丕丶遠丶商丶耇丶成丶人○三層

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

別丶求丶聞丶由丶古丶先丶哲○王　四層　○總○上○　勸足明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

○德　起下新民○　嗚○入○喋○切○　○惟○定○明○德○

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

引丶古丶作斷

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

○績丶丶　○明○明○德○於○天○下○

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

○醒○新○民○　提丶愼丶罰

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

丶特丶與○情丶罪○又丶不丶相○合丶者丶見丶權○衡丶輕○重丶無丶有丶不○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

○當○乃○爲○敬○明丶乃丶爲丶有○敘

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

上丶文　指○言　明　罰　之

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

倣歸繳明德上故罰以敬明為主

即論語哀矜勿喜意

將言用罰之事特將心字重提使文勢一振

愼罰本期無罰特列用罰

事愼矣此以下乃因以推本于心也

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

意調古折亦復靈峭

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

非汝封又曰蔡傳云又曰當在非汝封三字之上劓刵人無或劓刵

此下言愼罰之事出下以歸本于上為

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

之求生道而不得然後我與死者可以俱無憾

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

不泥古不徇己

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

雖休勿休

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

此下歷舉刑

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

罰當罪之各條而首以此發之

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

蟬聯明刑罰當罪之次條

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

數條蓋已致新民之化不率而後方嚴齊民之刑此正朕心朕德惟康叔可以與知處

呂東萊曰前言殷罰殷彝此言文王作罰刑者殷法常事用之父子兄弟之獄則用文王之法經紂之惡人倫敗文王於維持綱常之罰有作焉故以殷罰治殷俗因人

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蟬聯明）不率大戛矧惟外（刑罰當罪之三條）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蟬聯）（歸責君長以起下文）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戒康叔之意）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應敬明乃罰）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前既嚴之民又）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

情之所安也以文王罰刑誅不孝不友撥殷亂之所在也

上畏天命下憂民隱皆自一片苦心中滚結而出

○嚴○之○臣○又○嚴○之○康○叔○而○此○段○則○王○之○自○嚴○以○嚴○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
○之○也○○○○○○○○○○○○
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
○明德慎罰雙束○○○○○○○○○○○○
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
○與○文○王○不○敢○侮○鰥○寡○同○一○心○情○○○○○○○○○
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
○○○○○○○○○○○○○○○○
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
○○○○又○單○歸○德○上○
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
○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
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王
○稟○稟○稟○天○命○恰○與開手○段相
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
○應○○○○○
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
○○○○○民○字○結○
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蔡氏曰、案書序以康誥爲成王之書、今詳本篇、康叔於成王爲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爲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畧無一語以及武王、何耶、說者又謂寡兄勖爲稱武王、尤爲非義、寡兄云者、自謙之詞、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爲寡兄、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於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是理也、又案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卽位于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召公奭贊釆、師尚父牽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布茲、與汲書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遂因誤爲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

在金縢之前。
蔡傳辨此篇爲武王之書。折衷至當。但謂篇首
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則尙泥于蘇氏之說。而
未察此四十八字。即爲康誥本文也。竊謂凡書
首敘案與篇內之意發端之語。未有不相屬者。
乃宏大誥治下。緊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
明辟。意思如何相聯。謹案篇內有作新民字。明
德愼罰。皆爲新民而設。則序所謂作新者。乃新
民之新。非營都邑之新也。言作新大邑者。武成
云。惟臣附于大邑周。周新得天下。與天下更新。
即所謂明明德于天下也。于東國洛者。公羊所
言陝以東者。周公主之也。首言周公初基者。周
公與天下更新之始也。四方民大和會者。上一
作新民無不歡欣而鼓舞之也。侯甸男邦采衛
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者。庶邦咸作新之意。百
工益鼓舞以宣暢民心之和。擇其有士行者使
見于周以爲表率也。周公咸勤者。喜其能新。咸
勞來而奬勸之也。乃洪大誥治者。奉武王之言。
大誥天下。與多方篇周公曰王若曰一例也。王
于康叔。特首爾孟侯。不與他誥相同者。以孟侯

爲諸侯之長誥孟侯即以大誥天下酒誥所云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更爲可證也序與誥意本自明白自前人誤認作新大邑爲營洛邑遂致文勢不相通矣○此篇大旨不過欲康叔明德慎罰助王宅命新民耳但平平說去豈能使之聳然聞端從文王造周說入便有高屋建瓴順流而下之勢凡古人大文未有不爭起手者○來勢洶湧中間言明德慎罰處頗近煩碎以事關重大非詳言不可所謂擴大者牛必細也文家有括有帖即此可悟○周家一代之治道見于誥範周家一代之治法全于康誥觀大學四引康誥克明居首作新民次之可以想其規模矣

凡誥皆先呼其名此合妹土與康叔而統誥之故曰明大命

兩提文王如羅浮對峙其氣卻自相流通

酒誥 商紂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尤深，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提文王）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嚴甚）（御人般民）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提文王）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嚴甚）將無醉（申上文言）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戒妹土之民）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

縉文王祇一句

君開筆陣一法一戒詳著殷所以失天命文克受殷之命不煩詞費矣

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有情有理不禁之禁　戒妹）
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士之臣有職掌者）
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有情有理不禁之禁）
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
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告康叔）
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以往日邦君御事小子作開局）
故我至於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五字蹶起波瀾　商）
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之先以君臣不嗜酒而興）
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成就君德敬畏輔相　輔佐有責難之恭）
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衞邦伯越在（縱）

孫月峯云此段極章法調法鍊法之勝

勸入康叔

以殷爲監卽克用文王教

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
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
紂之時以上下荒于酒而亡
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
其六所敬保惟在作怨之事不改
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
痛
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
雖殺身而不畏　雖滅國而不憂
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
無馨香祀德以格天　惟民怨羣酗腥穢之
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
德聞于天　惟以受縱逸之故
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
頓挫　述古作斷有
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
節奏　續
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

王伯厚曰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無隱張氏以為此告者之詞云爾勸汝執而盡殺之也汝當思惟曰是商之諸臣化紂為淫湎者而可遽殺乎亦姑惟教之

監撫于時予（圓轉）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四、矧）太史友內史友（字作叠）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妙、技）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圓轉）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方折入用殺）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蔡氏曰按吳氏曰酒誥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為酒而誥故誤合而為一自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以下武王告受故都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書之

而已若不教而使陷于罪是亦我殺之也周公戒康叔皆止殺之詞奈何以爲勸哉愚謂此說得忠厚之意

體爲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爲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爲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爲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君奭書首稱君奭君陳書首稱君陳爲一人而作也甘誓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格爾衆庶此爲衆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衆大誥首稱大誥多邦此爲天下而作也多士書爲多士而作則首稱多士多方書爲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國今酒誥爲妹邦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爲一書無疑按吳氏分篇引證固爲明甚但旣謂專誥毖妹邦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誥意酒誥專爲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爲稱至篇中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尙克用文王教者亦申言首章文王誥毖之意其事則主于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爲一書雖若二事而實相首尾反覆參究蓋自爲書之一體也

方正學曰聖人之治天下立法也嚴而行法也恕嚴者所以使民知法之可畏而不犯恕者所以使民知刑罰行于不得已而不怨斯二者其

爲事不同其至仁之心一也吾讀酒誥之書疑武王欲殺羣飲爲過既而思之武王豈好殺之主哉其爲是言也蓋愛其民之深而人不知也示之以姑息陷民于死地而後刑之孰若先之以不可犯之禁使民不陷于罪之爲美乎武王以爲使殷民酗醟而至于爲亂不誅之則害法誅之則害仁不若威之以至嚴使聞吾言者疑吾過察吾意者感吾仁聖人之用心不苟以悅民而民陰受其惠此仁之至也

文王之教前用雙提下分三項接去勢似鼎足乃告康叔詳而告妹土庶士等從畧者告康叔皆爲妹土也則于分告中自藏迴抱之妙格法奇創在諸誥中另成一體○按酒誥大旨蒙康誥愼罰意抽出言之蓋妹土承紂之舊俗沉酗於酒職爲亂階但敗壞自上徑爲殺之于心實有所不忍故先以情理相喩復命康叔劼毖其屬正身以帥條爲化導即有言羣飲宜殺者又必再爲提撕警覺以相教焉至怙終不悛無如何時乃同于殺方是愼罰方是明德中之愼罰試思康誥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

惟天其罰殛我云云。此是何等㫾久。且就本篇言之。誥妹土。誥庶士。有正。誥意溫厚。未驟言。夫殺也。至誥康叔。遇告羣飲者。而即言殺之。則是貌爲忠厚。而中實刻薄者。曾聖人之居心而若是乎。且與下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語勢亦復不順。蔡傳泥于舊解。于聖人心思前後意脈俱未脗合。伯厚王氏所引。固不誣也。

通上下之情全在厥亂爲民

王曰汝若恒越曰早爲中後王曰監曰作引

王一層用正監一層用喻王一層用奇監一層用偶虛實錯綜變化有力

梓材此亦武王告康叔之書。蓋諭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覽刑辟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因以名篇。（空。歸。冐。起）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寶入）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提）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筆。予。空。大。暢。厥。旨。神。色。古。奧）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束上）（遞下讀）（横。列。三。拼）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天。葩。奇。芬）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

亦是王一層監一層與前意相對而不相複總在妙于變化

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收　合）
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即借先王作波瀾）
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
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惟德用三篇之骨）
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
子子孫孫永保民、（保民收）

姜上均曰、蔡傳云、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乃人臣進戒之詞、以書例推之、所云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即曰也、所云肆王惟德用者、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所云已若茲監者、猶無逸之嗣王其監于茲也、所云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召誥之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推考、與周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編書者得後文于簡編斷爛之

中、而以與前文相類、遂編次其後也。夫前之所稱自古王者、指先王之詞、非若後所稱今王者、爲自稱之詞、前之所稱啟監者、乃監收之監、又非若後所稱若茲監者、爲監視之監、且前則尊諭卑之詞、後則臣告君之語、烏得而強合耶。愚按蔡傳之辯蓋詳、但考註疏全篇、實皆王誥康叔之詞、初無分下半篇爲臣告君之說、而蔡傳顧爲此說者、蓋吳才老倡之、而蔡傳從之也。吳才老所以倡爲此說者、篇中本自脈絡貫通、而讀者乃或誤分章段、牽定句讀、而遂覺其不類而不可合、則亦無怪其疑篇簡之有錯也。學者苟以經文參之註疏、而更體其章句、繹其文義、亦豈有不類而不合、如吳氏之所疑者哉。今謹詳論于各節、學者詳之。○王曰封節　大家、猶孟子所謂巨室也、孔氏謂卿大夫及都家也、達、通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通諸大家、恐大家怙寵、而情或睽、以厥臣通諸王、恐王居尊、而情或壅也。達王言臣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此首言上自天子、下有大家、而邦君能通上下之情、以深勉之也。○汝若恒越曰節　此因以

邦君率下愛民之義示之也。恒、常也。越、語詞。上師、猶衆也。下師、猶法也。謂三卿爲百官師表也。尹、謂凡正長。旅、謂庶職。敬者、敬愼。勞者、勞來。即所謂罔厲殺人也。肆、語詞。徂、往也。此以上、謂君敬勞而臣從之也。姦宄殺人、謂正犯也。歷人、謂罪人所過也。事、治也。戕敗、通謂五刑之屬。即施諸姦宄殺人歷人者也。宥、即虞書流宥五刑、周禮三刺三宥之宥。宥其疑、而刑其實也。此以上謂臣寬宥而君倡之也。罔厲殺、自獄未成之始而言。宥、自獄既成之後而言。○王啟監節　此原古王啟監垂命之意。亦上文之意也。監、如周禮監其牧立其監之監。謂諸侯各監一邦。即邦君別名也。敬、猶矜也。屬、猶完也。效、猶教也。王者開置監國。其治本以爲民。而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民之寡弱者。則哀矜之。使無所困。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合皆由是而容蓄之也。然則王居諸侯百官之上。其垂法邦君及御事者。厥命何以然哉。亦惟欲引斯民于生養安全之地而已。此節至此止。而舊誤以下節首二句、合于此節。以

故章段胥失而吳氏遂疑其錯簡以滋誤也。
自古王若茲節　此備申上文敌監垂命之意。以敌下文今日敌監圖治之意也。稽治也。敷菑者、廣去草棘也。陳列也。以次理厥畝畝也。塗墍者、泥飾之也。茨蓋也。梓、良材可爲器者。臒、采色名也。承上言自古王者命監若此。而監遂無僻于政以戕害人者。蓋惟曰王者既倡之于上。邦君則率之于下。如數菑以除穢惡。垣墉以圖基址。樸斲以立制度。圖王之所以倡于上也。而疆畎墍茨丹臒。則邦君之所以率于下也。蓋古王敌監其所望于邦君之贊治者如此。故下文以今。王惟曰緊相承應。而督誤以節首二句合上爲節。則古王今王既不相對。郎上下兩惟曰亦不相應。而于是遂疑其錯簡矣。蓋亦未及深體而然與。○

今王惟曰節　先王謂文王也。來近也。懷遠爲近也。庶邦享以禮言。作兄弟以心言。兄弟、友愛之詞。方來謂四方以時來也。后後王也。式用也。集和輯也。承上言古王命監之意如此。今王亦惟曰我先王既勤用明德而懷來綏輯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朝貢趨附于下。我

後王必式用舊典以和集之而庶邦必因之丕享也此言今所以法先王輯庶邦之意雖未言厥亂爲民而所言用明德者蘗而不殺其心已藹然于言外矣○皇天既付中國民節 越及也肆今也德用用明德也和懌子愛之也先後勞來之也迷民謂迷惑染惡之民懌慰也此又言先王承上天土地人民之寄以貽後人而今所以法祖爲治之意也○已若茲節 已語詞承上言王法祖爲民之意如此則今爲監將如何哉亦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可也而可不思輔王以保之乎接本節已若茲句監惟曰句監即上王啟監及監罔攸辟之監而監惟曰亦與上兩惟曰句相應蓋脈絡之通貫如此而蔡傳因吳氏錯簡之說乃讀已若茲監爲句謂與無逸嗣王其監于茲皆爲監視之監而爲臣下告君之詞也經意果然乎否耶且又謂編書者見已若茲監句與梓材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文相類因妄合爲一篇而孔氏遂依阿其說也編書者果然乎否耶夫孔氏雖未暢經義而簡冊之舊尚存若吳氏未加深

體沃亂原文而蔡傳從之則不但傳義廢而經義亦廢矣夫經文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二句冠于惟曰若稽田節之上則下節所謂今王惟曰者乃對古王而言上下文意相足初無自稱之嫌也自先王既勤至丕享言敬監之意而治民在其中自皇天既付至受命言治民之意而命監亦在其中而末節總承其意結言之則又見以臣達王惟邦君之意而邦君所以撫治其臣民者意亦彌切可知矣况監罔攸辟與監惟曰兩監字既皆連下爲句而已若茲句與自古王若茲亦遥相應又如之何以已若茲監爲句而以上文兩監字釋爲監牧之監此節監字則釋爲監視之監也愚不敢崇傳而廢經故謹正之如右節質之蔡傳尊經之意想亦不以同異爲嫌也學者詳之

此篇本康誥明德之意而諄以申之特提監字民字見監之與民相關處其曰無胥戕無胥虐即康誥敬明乃罰罰皆本德以爲進也其曰肆王惟德用即康誥丕則敏德置罰于不言也篇法以賓主開合勝亦是着補于虛省力于實

此篇被舊說分離久矣。得姜氏正之。恍如劒合延津。但學人案頭。不必盡有其書。因爲備錄。初非于是編自亂其例。

尚書因文卷四終